# A本

嵇

恒

字淑夜

# 序

《大梦遗音》原名《遗音天书》，全四卷，原文为一种远古密文。该密文后由华胥榖逐一破解。华胥榖是唯一一位通读天书之人。据其笔记记载，此书实为上古神历的一部分，遗落人间之后，被榖拾得。华胥榖并没有对天书进行翻译，但却根据天书内容，实现了太乙大陆的统一，建立了华胥国。华胥榖一共活了380岁，无儿无女。他死之前，将《遗音天书》尽数烧毁，只留下一部琴谱《大梦遗音》。

尽管如此，华胥榖死后不到十年的时间，太乙大陆上的各方势力仍然视《大梦遗音》为得天下的秘诀，他们为了寻找和抢夺《大梦遗音》，陷入了混战，华胥国分崩离析，太乙大陆生灵涂炭。时间来到了太乙历5028年，这一年，太乙大陆终于结束了长达三百年的混战，进入了这样一个三国鼎立的局面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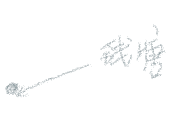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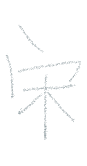
天下三分，如图所示。

九侯盘踞西北

妫国统治东北

宋国因长江天险偏安南方







尽管如此，各方势力对于《大梦遗音》的争夺，却仍在继续……

江湖传闻：有异象之地，或是《遗音天书》再现之时。

你是宋国人。

名嵇恒，字淑夜。

是宋国首相嵇伏的长子。

你天生慧根，原本是他最满意的儿子，但是……

# 夜半琴声

寂静黑夜，弦月朦胧。在嵇府的琴室桐仙阁内，传来幽幽琴声。

那是你正在抚琴。

黑暗中，一行三人循着琴声来到了桐仙阁门口。为首的是一位仪态端正、穿着高贵的中年男人，你的父亲嵇伏。在他身边跟着一位鹤发老人。老人旁边还有一位提灯的年轻男子。

嵇伏轻轻推开了桐仙阁的门。提灯男子朝你走了几步。你对他们的到来，丝毫没有感觉，依然沉浸在琴声中，自我陶醉。

嵇伏对鹤发老人说到：“看吧，就是这个样子。”

鹤发老人点点头，抬手示意嵇伏止步。他用手在你的面前晃了晃，又在你的周围绕了一圈。见你全然没有反应，他对嵇伏说到：“令公子这是梦游之症啊！”

嵇伏点点头，继续说：

“有时候弹完琴自己会回房睡觉。有时候会找纸笔把谱子记下来。总之不管他在夜里做了什么，醒来之后，全然不记得。”

“令公子这种情况多久了？”鹤发老人问到。

“九岁那年，从古籍中看到了一张帛书残片，当晚就好像中邪了一样，后来隔三差五就会这样。”

鹤发老人对你的病症似乎已经了然于胸，他向嵇伏作揖之后，恭敬说到：

“嵇大人，恕老身直言，梦游症，若于身体无害，并非一定需要医治。令公子梦中作曲，是他的**灵府注①**之神需要表达，此举不仅对其无害，反而有益。”

“医圣有所不知啊！如果仅仅如此，我也不至于劳您大驾。唉……”嵇伏又再叹气。

“嗯，老身愿闻其详。”医圣白翀景捋了捋他的白胡子，坐了下来。

嵇伏继续说到：“自他束发（12周岁）之后，除了梦里起来弹琴，他还被一只女鬼所纠缠，醒来就会疯癫痴傻。各地名医用尽方式让他清醒，始终不见效果。听闻九侯的白氏御魂术对此病甚有疗效，因此才劳烦医圣此行啊！”

白翀景闻言，“嗯”了一声。他思索良久，开口说到：

“老身修习的乃是医术，并非巫术。人皆发梦，此事不可控。若嵇大人要驱鬼，老身恐无能为力。至于离魄失魂之症，白氏自有方剂可解。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什么？医圣直言无妨！”

“只是，此方炮制极为费时繁杂，需要耗时半年。这半年内令公子如果发病，我可暂时为其施针，护其灵府，化其忧郁。”

“如此甚好！吾即刻派人将嵇府别院静松斋收拾出来，请两位安心在此住下便好！”

鹤发老人点头，随即走到你身后，在你的安眠穴轻点一指，正在弹琴的你，立刻就倒在了旁边的提灯男子的身上。男子将你抱起，放到卧榻之上。白翀景拿出针包，对嵇伏再一次作揖：“嵇大人请先出去，老身这便为令公子施针。”

* + 1. **灵府者，精神之宅也。**

# 梦境：遗音心宫

空灵大殿内，你正端坐弹琴。此时的你，并非12岁的孩童模样，而是一位异装打扮的成年男子。你的双手在琴弦上游走，周围岩壁上的画面，仿佛活了过来，随着琴声逐渐剥落。朱红色的漆木邸柱开始摇晃。琴声汲汲，如潮如涌，它要毁掉这里的一切！

不，是你要用琴声毁掉这里的一切！

你自恢复意识起，就被禁锢在这里。你只能用琴声去感知外面的世界。你记不起前尘往事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关在这里！你的记忆只剩下一名执剑女子，你的身边只有一张七弦琴。你反复地拨弹那张琴，你反复看到那名女子倒在你的怀中！这座大殿已经被你的琴声不知道毁掉过多少次了，但顷刻间，它又完好如初！这里是，你的心宫：遗音殿。

你在无限地轮回中，孤傲的坚持着。你相信自己终有一天能够找到解开禁锢的方法，离开这里！是什么让你有如此的信念？是她吧！是要再见她一面的执着！

“吱嘎”一声，一束白色的光射进来，殿门突然被打开。一个人影缓缓走了进来，此人鹤发童颜，一脸慈祥……

你挥了挥衣袖，殿门又立刻关上了。你面露狰狞之色，对那老者大声喝到：

“大胆人类，竟然擅闯本灵禁地！”

“你现在被封在人类的身体里，汲取人类的灵魂供养自己的元神，要说大胆，恐怕还是大人您吧！”

“我即是他，他亦是我！你且莫要在此胡言乱语！”

“大人，老身此行，并非是想要干涉您的修行。只是，嵇恒小小年纪，恐怕经受不住您如此强大的精神之力。我不知大人从何而来，要往何去。我但知世间万物，轮回有序，还需静候时机啊！”

“哼呵~”，你冷笑一声，接着说到：“我自己的身体，受不受得住我自己有数。”

“那就休怪老身不客气了。”

鹤发老者说完便消失了。遗音殿突然崩塌，你瞬间堕入一片虚无之中。此时他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：

“魄与魂交而为梦，魂与形开而应事。灵有灵魂，人有人心。心魂交，则觉形开。顺则成人，逆则为神。心宫枷锁已除，来日好自为之。”

“你……究竟是谁？！！！为什么要帮我！！！！”

# 桐仙阁

你醒来了。此时，你的面前站着两个人。其中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，正是你刚才梦中所见之人。你看了一眼周围，发现自己正在桐仙阁。

“你……究竟是谁？！！！为什么要帮我！！！！”你再一次开口问出了跟梦里一模一样的话。

只见那老者依然慈目从容，示意他身边的那位年轻男子替你收针。你这才发现，自己的脑袋上、胸口，四肢，全部都插满了银针。那年轻男子一边收针一边笑着说到：“我们不是帮你，我们是医你。作为医生，替你治病，是天经地义之事！哪来那么多为什么！”

“嵇公子，你的身体，需要长期调养，老身恐时日无多，看不到你痊愈的那天了。这是我的儿子白渊，我已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。从今天起，他便是你的主治大夫。”

“小弟弟，接下来半年，我便与你同吃同住，管你夜里睡觉。”

“滚开啦！谁要你管啊！谁你是小弟弟！”

你等白渊替你收完针，从床上坐起，又再仔细瞧着那鹤发老人，此人无论是神态还是容貌衣着，都跟你刚才梦里那人一模一样。你忍不住开口问到：“你有到别人梦里去的仙法？”

只见他笑着摇了摇头，问到：“你知道梦里的那个成年的你是谁吗？”

这次轮到你摇头了：“成年的我，就是我吧……”

“那么，你除了梦见你自己长成那样，一直弹琴，还会梦见什么其他场景吗？”

“所有的场景，都需要靠弹琴才会出来。只要我做梦，我就在遗音殿。只要我在遗音殿，我就在弹琴。”

白翀景沉默片刻，继续问到：“老身想看看，九岁那年引你发病的帛书残片。”

你立刻跳下床，往对面的书架走去，你跳上凳子，又爬上书桌，然后从书架的顶端，拿下来一个花梨木盒子。你把盒子交给白渊，说到：“我不能看那个，我不想看那个。你们自己打开看吧！”

白渊将盒子打开，看了一眼之后，交给了白翀景。帛书上的文字是这样的：

【神山有木，伤心结露。斫（zhuó）之为琴，其声愔愔。大梦枯桐，华胥遗音。】

“爹爹，这……莫不是指我们那里的神树，白香枯桐木？！”白渊问到。

白翀景颔首点头。他沉思片刻，抬头问你：“你不愿看这帛书，可是因为你看的时候，心里头有一个声音让你去找这棵树做琴？”

你睁大眼睛，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。点头说到：“是的！是的！白医师定是知道些什么！”

“我们知道它在哪里！哈哈哈哈……”白渊突然笑了起来。但他的笑声，瞬间被他父亲打断了。只见白翀景向白渊使了个眼神之后，白渊就沉默了。

# 帛书之谜

第二天，你趁着嵇伏找白翀景会面的功夫，去了静松斋找白渊。但是任凭你如何的软磨硬泡，他对那帛书之事，始终不肯再松口。

白渊和他的父亲在嵇府住了半年。其实在这段时间里，你发病的次数并没有减少。但是，白渊总能够在你梦游、或者梦见那名女子之后，用针灸的方法，将你的神智召唤回来。除了有一天夜里……

那天白渊一直等到鸡鸣才将你唤醒。而且，这一次，你也不是在床上醒来，而是在书桌前。桌子上堆积着刚刚写出来的琴谱，有些墨迹都尚未干透。白渊看你醒了，在你身边坐下，一边帮你收针，一边对你说：“终于完成了！太不容易了！”

你诧异的看着他，又仔细看了琴谱。那些字符，在你的脑海中瞬间形成了音律，你的心情无比的激动！

“这是我写的！？这是我写的谱子吗！！！？？我怎么能写出这么神的曲子！”

“是你写的，而且，你昨天晚上一边弹，一边落泪。你的琴声，好像在诉说一种思念。这是一种特别饱满的思绪，能体会到的情感很复杂，仿佛不是在弹琴，而是你自己与自己在对话。我不忍心打扰你这种状态，很快我也被你的琴声感动了。我想起一个人，那一刻我清楚的感受到思念在我的心中流淌，所以……”

“嗯？”

“所以……我有了私心，没有立刻将你唤醒。因为我想让你把这曲子带到人间来，我想学这曲子，然后弹给她听。”

你又看了看谱子，耸耸肩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当然没问题！但是，我有两个条件。你答应我，我就教你！”

白渊做了一个请的手势，等着你继续说。

“一，我要知道帛书的意思。二，我要知道那个让你放弃了原则、如此特别的人是谁！”

白渊叹了口气。

“好吧，我就知道你又要提这件事！也罢！只要你答应我，绝不主动去寻找那棵树，我就全部告诉你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在白氏医谱中记载，【白香枯桐木】是天神的精魄幻化而成，有一种独特的香气。它一旦受到外伤，就会分泌汁液，而这种汁液可以疗愈万物。我们将其取来之后，经过炮制，制成白香，你的方里，就有这味药。医谱里头还记载，它的木头，质轻气匀，是用来做琴的神材。所发出的琴声，同样可以治病。但是，曾经有白氏族人根据医谱制出一张五弦琴，却害死了听琴之人，而制琴的人，也疯了。所以这条医录，就被禁止尝试。这也是我爹爹当时不让我继续说下去的原因吧。他是怕你重蹈我族人当年的覆辙。”

你点头，表示理解。

“原来是这样。好了，反正天也亮了，我们去琴室吧。我教你弹琴。”

“哎，等等，你不是还有个条件吗？你不想知道她是谁了吗？”

“呵呵，肯定是你的心上人了嘛！用得着猜！”

“她叫澜儿，是一个特别特别的女子……”

白渊收起针包，藏入怀中，然后就跟着你出了房门。你听白渊讲那女子的故事讲了一路，但是基本上都是废话。比如：她有多么多么好看，她有多么多么厉害，等等等等……

白渊很快就学会了那首曲子，半年期满，他走的那天，你送了他一张蕉叶琴，你在琴上刻了【澜渊】二字，并题：“冰洁渊清，蕉叶澜渟”。白渊细细摸了那两个字，把琴抱在怀里，认真包好，与你挥手做了别。

# 白香情缘

白渊和他父亲走后，嵇伏又派了个人顶替白渊的位置，每天伺候你吃药睡觉。自从开始服药之后，你就与正常人无异了。嵇家的人，生来就是要做官的。你也不例外。你十六岁中进士，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，二十岁已经官居礼部尚书。两年后，礼部迎来了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：护送青阳公主出使妫国，和亲麒麟君。

青阳公主，原名嵇无恙，是你父亲嵇伏的妹妹，你最小的姑姑。因为和亲政策的需要，被宋主看中收为养女，赐封青阳公主。麒麟君，是妫主陈霁的义弟。此人据说来历不明，能召唤麒麟到战场杀伐助威，因此被称为麒麟君。他是妫国军事力量的实际掌控者。

宋国军事力量薄弱，在九侯和妫国之间，必须选择一个结交。很明显，你们选择了妫国。也因此，你们的送亲队伍，在三国交界的山林中，遭到了九侯军队的伏击。混战中，你背部中三弩箭，跌落悬崖，跟大部队就此走散。

你跌落悬崖，掉入激流。一阵昏天黑地之后，你终于恢复了意识。此时背上的箭已经被激流冲掉了。你只觉得整个人疼得受不了。这时候你闻到一股异香，这种香味似曾相识。你寻味望去，那边河谷的源头是一棵巨大而奇异的树。“这莫不是白渊曾经提到过的神树【白香枯桐木】？”你在心里嘀咕到，“如果真的是那神树，它便有疗愈万物之效，那你就有救了！”

你沿着河滩往上爬，花了老半天时间终于爬到了那棵树边上。你扒下一些树皮，用牙啃了几下树干，被你咬破的地方，果然很快结出露汁，“没错，就是这种香味！”

你把自己的背靠在树上，就这样躺了一夜。第二天，背部的疼痛就好了很多。但是，身上伤复原了，精神的口子却又再一次撕裂。你梦中的男子又回来了，祂甚至在你清醒的时候都不放过你。而且，你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：如今的你，跟梦里那个人，简直长的一模一样。就像祂曾经说过：你就是祂，祂也是你。祂是白香枯桐木的精魄，被远古结界困于树中，而你因帛书残片与祂产生元神共鸣 —— 祂借你的身体修行，你借祂的力量感知万物。祂是你精神世界的灵魂，你是祂现实世界的投影。

你曾经答应过白渊，不会去找这棵树。但是如今，它就在你的面前！此刻不管是祂还是你，你们都不可能会放过这次机会！

你的制琴技术，与生俱来。你在神树附近搭了个简易的茅屋，开始伐木做琴。但是北境，不比南方，夜里山谷是真的冷啊！你想弄张兽皮御寒，你又不善狩猎。你每天就幻想着，能有一头野兽死在你身边就好了。真是想什么来什么，那天下午，太阳正好，你抬头突然看见山头悬崖边似乎躺着一具动物尸体，紫红色的尾巴带着黑色的杂毛，长长的，挂在悬崖边。你惊喜万分啊！说干就干，立刻就抓住藤蔓，一步一步往上爬去，终于，你够得到那条尾巴了，你伸手猛的一抓，然后一拽……

“啊……”

你听到一个女子的声音，她掉落到你的身上。你环手将她接住。四目对视的那一刻，时间仿佛凝滞了，空气仿佛消失了，你窒息了。这张脸！！这不就是梦中的那张脸！此时如此真切的出现在了你的面前。你再见梦中人，你连呼吸都不利索了，手还能管用吗？失魂落魄之间，你跟她一起掉下了崖。

“啊……啊……啊……”

“啊……啊……啊……”

你们双双掉进谷底的深潭里。你把她拉出来的时候，她已经昏迷了。她身上原本穿的是拼接的百兽毛皮，现在那些衣服，变得分崩离析，你看见她身上有新伤，也有旧疤，你惶然自己之前做的梦，原来恐怕……

就在你恍惚之际，一个声音突然出现：

“你个混球！快救她啊！愣着干什么！”

这是祂第一次用说话的形式跟你沟通。祂好像在拍打你的心，“噗通噗通”，惹得你心烦意乱。

“唉，你能不能安静一点！我正在想怎么救！”你拍了拍胸脯，安慰了一下自己澎湃不已的心。

按照白渊教过的方法，你掰开她的嘴，给她做了急救。你看见她的左颈伤口渗出黑色的血，猜想她可能中了毒。你也不会弄她身上那种兽皮衣服，索性脱下自己的上衣替她穿上。

“快用白香琴！”祂又在心里对你大吼。

此时你脑海中闪回当时白渊对你说过的话。见你迟疑，祂又对你说：

“不会的！这棵树是我真身所在！我被不知名的力量束缚此地，虽然过往记忆全失，但我自己有多少能耐，我总还是知道的！白氏巫医斫琴医人至疯，是用错了方式方法！但是我们不会错！现在除了我谁也救不了她！相信我！我能救她！”

“所以怪不得你到了这里就变的无所不能！对我为所欲为！”

“你什么时候才能相信！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！你现在是精神分裂症么？我只是把你的想法说了出来！就算我闭嘴吧，又怎么样？你还是会做一样的事情！”

“那你就给我闭嘴！我知道怎么做！再教我做事，这女的我就不救了！”

“好好好，我闭嘴。”

你拿出刚刚斫好的白香琴，弹起了《清心咒》。她很快就醒了过来。她睁开眼看你的瞬间，四目相对。你人生中第一次体会了什么叫做怦然心动。那一刻不管是你，还是祂，你们都沉默了。你匆忙低头，手抖不知轻重。心弦响动，勾指入木。你的心思已经完全不在琴上，音声也乱了分寸。

“看你着装，应是宋人。舞文弄墨，吹箫弹琴，果然是你们的风格。就算在这种时候，这种地方，衣裳都没了，还能有如此风雅。”

听她这么一说，你的脸刷一下红了起来。你真想直接钻进干草堆里，你觉得自己实在太尬了，先前拽她头发，现在又如此衣冠不整，这第一印象分，简直扣到头了。

“对，，对不起，，我，，我，，你，，你的衣服，，我……我实在是没办法……”

她可能听懂了，往自己身上瞧了一眼，然后就哈哈大笑起来，摆摆手说：“将死之人，不在乎那些了。而且我们九侯，向来不践行男女授受不亲那些宋人的迂腐道理。”

还好她不在乎，你松了一口气。但你转念，又希望她在乎，如果她非你不嫁那该多好。你不自觉地想入非非，她又问到：

“所以你是宋国的斫琴师吗？”

“没有没有，还在学习，怎么制琴。”

“这里可是九侯国境，看你样子，是偷渡的吧？”

“偷渡？！绝不是！我在宋妫边境被一伙你们的人偷袭了。掉下悬崖，然后被激流冲到了这里。” 为了证明你的话，你边说边转过身去，给她看了你背上的伤疤。

“这绝不是九侯人所为！你背上中的是三箭弩，只有妫国用这种机关弩箭。我们九侯族人，擅长远距离马上作战，只用弓箭。”

“但是，为首的那个人，称自己为夏侯扶苏！”

“哈哈哈哈，那就更加不可能了！夏侯扶苏是殿前都指挥使，他才从颍川会战归来，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在宋妫交界边境。”

女子的话，让你突然脊背发凉，毛骨悚然。稍后你便想清楚了：这是妫国的阴谋。目的就是挑起宋国和九侯之间的矛盾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你的姑姑……

你放下琴，叹了口气。“这无聊的政治斗争！还要牺牲多少人！”你在心里叹到。就在你抬头，想询问此女身份的时候，你发现她蹙眉闭眼，面色痛苦，后颈部很红很红，耳朵也红了。她开始躬身辗转不止。你伸出手，颤颤悠悠覆到她的前额，“天，这么烫！”你轻轻唤了她几声，没有反应。大概是因为热的关系，她的双手下意识的去扯她的衣服，你看见她的肩头比脸上更红。糟糕了！肯定是毒发了！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毒，更不知道怎么解！怎么办！你抱起她，跳入了潭中。你想着先用水给她降温，但是潭水丝毫不起作用。

“傻蛋！去神树！不是说知道怎么做么？知道个屁！”祂又出现，冷不丁的捅了一下你的心。

你赶紧背起她去了神树。你先把树上的神露弄下来敷在她的伤口上，以解燃眉之急。等她稍稍稳定之后，又在树上挖出了一个洞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她都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，你每天都把她带到树洞里去疗伤，等她热度退了再背回茅屋草堆休息。

她毒发的时候就像一只发狂的野猫，你几次三番被她所伤。这时候祂就会骂你，然后完全地替代你。你不清楚你们在树洞里发生了什么，你只知道祂将她安抚好之后，就会回到遗音殿，然后让你醒过来，接管你的身体。

这样的状态，一直持续了很多天。终于有一天，祂把身体交还给你的时候，她已经清醒了。你看见自己的腿上放着白香琴【玄逸】，手边还有一支紫竹笛【清逸】。【清逸】是你用缠绕在白香枯桐木上的藤竹所制。玄逸沉远，清逸悠长，两器若能相交，可迎天地同籁。就像你与她若能相守……

你想到这里，微微一笑，放下琴，将手覆到她的额头，试了一下她的体温。她拿掉了你的手，双手撑住身体坐了起来，笑着说到：

“你刚才说要给我弹一个曲子，怎么突然放下琴摸我额头？”

噢~~你明白了！祂个二货，怪不得要把身体还给你！原来祂也有做不到的事情！

你点点头，又再端起琴。琴声随你心意流淌，弹指送徽之间，缓缓而起。

“我这一曲，等你已久。”

“这曲子……我好像听过。”

你闻言，又惊又喜！你首先想到的是，祂会不会有这种能力，到她的梦里去弹琴给她听！当然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因为她又接着说：“我白大哥宋国游历归来之时，弹的好像就是这支曲子。嗯……不过，，旋律是一个旋律，但感觉……完全不同。”

她后面说的话，她对这曲子的点评，你已经完全听不到了。因为你的脑海中只剩下嗡嗡声。那一瞬间乌云闭月，你的心，如坠深渊。你不用再问了。你也不用好奇了。你已经知道她是谁了。因为这曲子你只教过一个人：白渊。而白渊学这曲子唯一的理由，就是他要将此曲弹给他的心上人听。你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你的心乱如团麻。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？你想起那时候白渊对她的形容，你想起白渊在提到她时候脸上洋溢的幸福，你想起白渊讲过的一个又一个他们之间的故事，一阵阵的酸楚涌上心头。

一眼万年，却又相见恨晚。难道，你们之间，只有这样了吗？你呆呆楞在那儿，指尖按在琴弦不知道该如何继续弹下去。

遗音一场大梦，万籁只剩寂寞。你第一次希望从此躲在遗音殿内，再也不出来。

直到澜儿用手轻轻推了推你的肩，你才回过神来。只听她继续说到：

“这曲子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他弹给你听的时候，没有告诉你吗？”

“没有。他不擅长弹琴，只弹过一次。可是没有你弹得好听。”

“即便只有一次，你还是记住了这曲子。”

“当时觉得很意外。他从小学医，那手是粗糙的不能再糙了，实在跟文人雅士沾不上边。而且跟你弹的比起来，他弹的那是根本不能听。我让他别弹了，真怕他那手，磨糙了那么好的蚕丝弦，哈哈……”

“你喜欢他吗？”

“嗯？”澜儿似乎没有反应过来你突然的一问。她楞了一下，才又笑着答到：

“当然！他是我最信任的人。”

你心中酸味儿更甚。放下琴，拿起了手边的紫竹笛清逸，将《长相思》的旋律用笛子吹了一遍，然后把它递给了澜儿。

“曲子叫《长相思》，本是琴笛合奏曲。你大哥若会弹琴，你可把笛子的部分学了去，二逸合鸣。想学吗？我教你。”

澜儿接过笛子，摇了摇头。“下次吧。有缘再见的时候。”

当夜无话，她一直安静的听你弹琴，直到睡去。第二天清晨，伴随着晨曦的微光，你看见她悄悄起身，带上紫竹笛，离开了茅屋。你远远跟着她走到潭边，看见她就好像蜻蜓点水一样，越过潭水，然后展示了一段你根本不敢想象的轻功，飞出了谷底。

原来她会武功，原来她的轻功那么好。原来她从来没有想过把她的名字告诉你。原来她想走的时候，连一句再见都没有。

你拿出玄逸，又再弹《长相思》。

人间自是有琴痴，入木相思知不知？

你暗自神伤，心知此情应该就此作罢，却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思绪。

祂的声音又再浮现：

“就知道你个怂包，除了会弹琴，啥都干不了！”

“你行你上啊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没上！”

“ミ(ﾉ゜д゜)ﾉ！！！你都干了什么！！！！”

“诶诶，淡定淡定，我只是替你表白了一下而已啦！她知道你的心思，放心啦！”

“那她怎么不告而别！！”

“不知道。我是你肚里蛔虫，又不是她的。我怎么知道她怎么想！”

澜儿走后，你心灰意冷。

祂找回自己的真身之后，迫切地想要寻回祂的记忆。

按照祂的话来说，就是这样：你只有寻回自己的记忆，你才能帮助她恢复记忆。这样你们就能：再续前缘。你问祂，如何才能寻回记忆，祂只说了四个字：大梦遗音。

# 重回钱塘

你带着白木香所斫的【玄逸】琴，离开了谷底。祂当时感应到东南方向有很强的能量场。与此同时，你也收到风说宋国的国都钱塘突然出现大面积瘴气，宋国正在寻求能人异世前去除瘴。你们想起那条关于《大梦遗音》的江湖传闻，你决定先回钱塘，一探究竟。

大约半个月后，你来到了钱塘唯一的官方驿站：吟潮驿。

找DM私聊，换取随身物品：地图、景点概要、金子

未经主持人允许，请勿翻开下一页